

经典战史回眸 抗战系列



烽火边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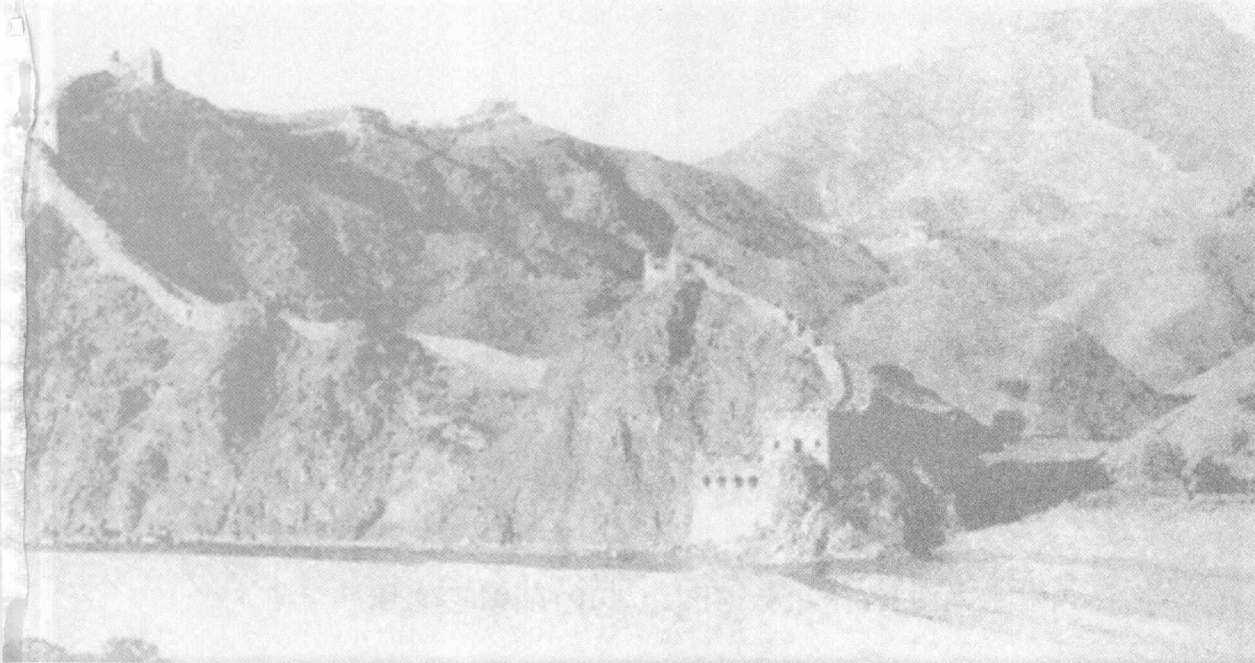
华北抗战



王骥 冯杰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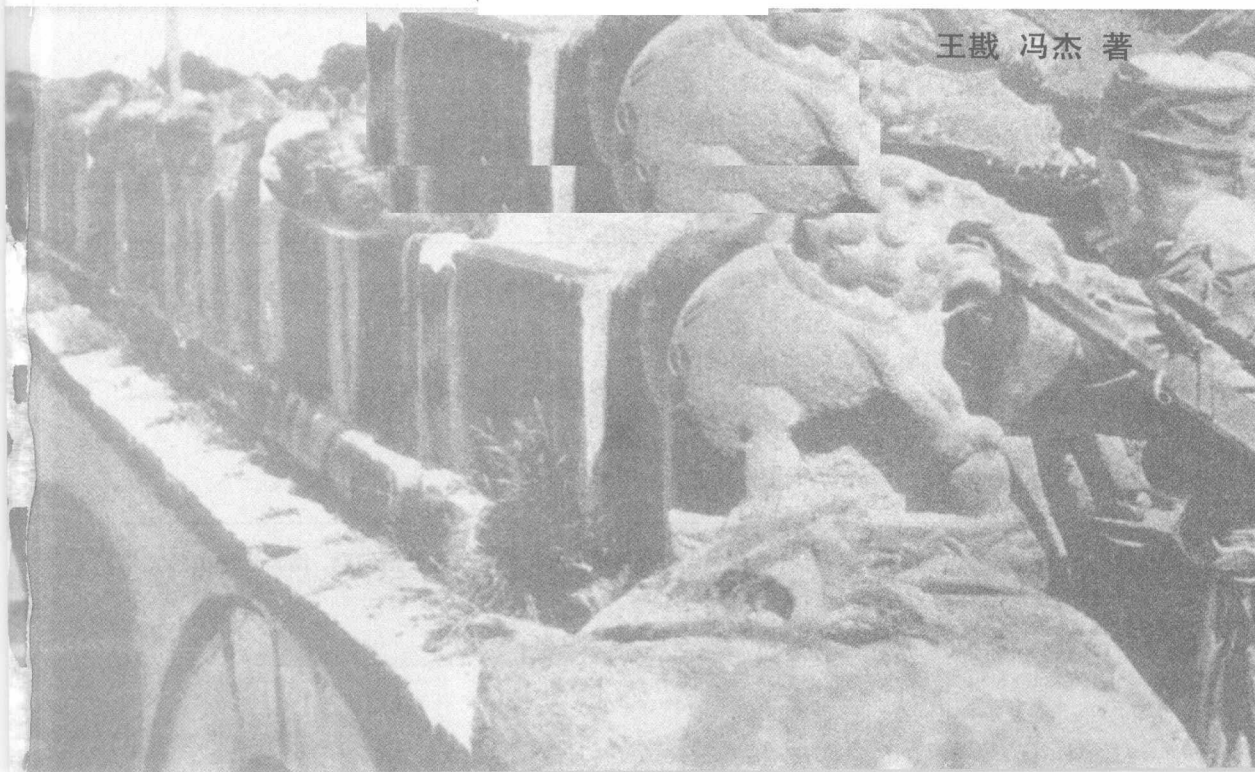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出版社



烽火边关

华北抗战

王戡 冯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烽火边关:华北抗战/王戡,冯杰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6
经典战史回眸·抗战系列
ISBN 978-7-307-07658-7

I. 烽… II. ①王… ②冯… III. 抗日战争—史料—华北地区
IV. 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3729 号

本书原由知兵堂出版社以繁体字出版。

经由知兵堂出版社授权本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发行简体字版。

责任编辑:朱凌云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95 千字

版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7658-7/K · 451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山海关的枪声	001
第二章	榆关事件不扩大	011
第三章	热河沦陷	021
第四章	冷口争夺战	037
第五章	少帅下野	043
第六章	血战古北口	049
第七章	刃卷喜峰口	073
第八章	重整战线	087
第九章	长城失守	094
第十章	苦战南天门	103
第十一章	全面崩溃	125
第十二章	城下之盟	133
第十三章	风云激荡	147
第十四章	折冲樽俎	180
第十五章	卢沟晓月	202

第一章

山海关的枪声



榆关事变

1933年元旦夜，从中国军队驻守的榆关城，到北宁铁路以南肖庄、小湾村一带日本“中国驻屯军山海关守备队”营房，整个山海关地区一片宁静。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规定只在公历元旦而不是旧历春节放假，但国人似乎还是不太习惯，没有像春节那般通宵达旦的欢庆，早早就熄灯入睡了，反而是

往年总要庆贺新年的日本侨民聚居区也静悄悄的，让人觉得有些奇怪。

榆关城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在关城内驻有山海卫，额定官军万户，当年统计有男女人口30252人。因其地处关内外的交通枢纽，往来居民日多，清乾隆二年（1737年）便以榆关城为中心设置了临榆县，治所设在关城内。到1925年，全县人口已达24万人，城区居民超过3万人。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变后,八国联军于9月间强占榆关。而后,根据《辛丑条约》在石河口到渤海沿岸一带陆续建筑兵营驻军,南肖庄、小湾村一带的日本营房就是在这时建立起来的。日军在这处营房常年驻军数百人,归属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指挥。

1月1日夜21时20分左右,日军山海关宪兵派遣分队营房和山海关火车站派出所相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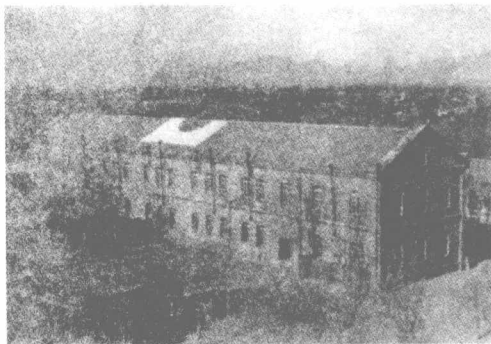


■ 独立步兵第9旅旅长兼临永警备司令何柱国。

传来爆炸声和枪响。同时有人向榆关南门外的中国军队哨位放枪,哨兵为避免冲突,退入门内并紧闭城门。随后,日军营房内传出整队集合的声响。



■ 进入山海关军营的日军。



■ 山海关日军守备队的军营。

驻守在榆关城内的中国军队为东北军系统的独立步兵第9旅旅部和第626团。独9旅旅长兼临永警备司令是何柱国,在东北军中是一个另类的人物。他不是东北人,甚至不是北方人,而是广西容县人,字铸戈,生于189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学生队第12期骑兵科,属于和东北军元老们对立的少壮派,而且是少壮派中的洋派,但洋派在领袖杨宇霆被张学良杀后并不得志,才34



■ 山海关的日军在构筑工事。

岁的何柱国能得到旅长兼警备司令的职务，指挥独立步兵第9旅、独立步兵第20旅和骑兵第3旅等部队负责临榆、迁安、抚宁、昌黎等6县的防务，更多的是出于他处事不偏不倚的态度，和张学良对他本人的信任。

事发当时，何柱国正在北平向顶头上司、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委员长由蒋介石自兼）汇报近期来日军不断挑衅的情况，部队由参谋长喻建章（号仲书，1896年生，湖北黄陂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步兵科毕业）、参谋处长何镜华（1908年生，辽宁法库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学生队第20期步兵科毕业）负责指挥。在枪声响起之后，驻军派外事科主任秘书陈瑞明前往日方交涉，带回的消息是日军宪兵队长称系中国士兵向日军开枪，并望城内居民避难，限50分钟内给予答复。喻建章等人明白日军是在蓄意挑衅，用电话向独立第9旅各

团长和临永警备司令部所辖的抚宁骑兵第3旅、滦州独立步兵第20旅告知情况，并下令旅直属骑兵连向石河左岸铁路方向警戒，西富店的第625团第2营向榆关小西关外孟家店移动，与西关的第626团第2营取得联系，海阳镇的第627团第3营开赴红

瓦店连接第625团第2营防线，北戴河的第627团第2营开赴海阳镇接防，保证榆关城的对外交通联系。

1月2日凌晨1时，日军山海关守备队76人全副武装蜂拥至榆关城南门，在望洋楼（榆关城南门楼）前列队。带队的军官声称遭到了抗日义勇军袭击，且怀疑袭击者已经进入榆关城，要求依照《辛丑条约》规定之治安权闯关搜查，并向中国守军提出4点要求：

1. 南关归日军警戒；
2. 撤退南关中国驻军；
3. 撤退南关中国警察及保安队；
4. 撤退城墙上中国守军。

喻建章、何镜华接到要求后，复向北平军分会汇报，得到的答复要点是“在南关的日本人居住区，可暂由日军警戒”、“城墙上中国哨兵，由中方派遣一参谋前往监视，如日军不射击，中方决不射击”。喻、何二人

将答复转告后，日方立即予以拒绝，还进一步威胁中方，要求“南门开放，门里及城墙上均须日军警戒”，并将南门外的公安分局局长马鸿儒以下全部扣押缴械，在城外居民房上架设机枪、迫击炮，做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喻、何二人只得表示再向上汇报。同许多办“外务”的前辈一样，到了这种时候，上峰给的指示，千言万语其实就是四个字：拖延时间。

日军可没有这么好的耐心。1月2日上午10时50分（一说9时），日军中尉儿玉利雄见谈判仍无结果，急不可耐地指挥部下架起长梯强行登城。城上的中国士兵奉有不得先开火的命令，只好用石头向下砸，这时有日军士兵向城上投掷手榴弹，守军将手榴弹掷回，一下将儿玉中尉炸死，并炸伤士兵两人。日军架设在民房之上的机枪、迫击炮当即开火，城上守军也放枪还击，双方爆发武力冲突，后世将由此而开始的事件称为“榆关事变”或“山海关事变”。

山海关之战

事后，日本方面始终坚持是中国抗日义勇军袭击了日军营地和派出所。时任伪满山海关国境警备队副队长兼山海关警察派遣队队长的日本人柏叶勇一（1890年生，广岛县人，后任伪满抚顺市警察局长）回忆道，1933年1月1日，在中午日本人小学校举行的新年庆祝会上，山海关守备队长落合甚九郎发言

称：“山海关因为是国境，所以随时可能发生某种事变，甚至现在就会发生。”会后不久，守备队就通知附近日侨撤入兵营。柏叶与他的副手一致回忆，当晚的爆炸是山海关警察派遣队的分队长国弘亮二带领特务员佐佐木源九郎、长泽长一和阿部陆雄所为，使用的是国弘私留的奉天兵工厂所生产的手榴弹，因为这种手榴弹东北军也有装备，可以用来制造事端、推脱责任。

事变发生当天，日本驻北平公使馆一等书记官中山详一（1889年生，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毕业）向张学良递交通牒，要求驻山海关的中国军队撤退。张学良回复称中国方面“绝无扩大事态之意图”，但拒绝将军队撤走。中山当即回复日本方面决定停止谈判。何柱国在北平接到开火消息后，派秘书陈宏一赶往天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质问，得到的答案是“不详知”，随后何柱国便登上一辆临时调拨的火车返回防地。途中，何柱国向第626团发出抵抗的命令，并向全军发布《告士兵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

随着外交谈判的结束，军事冲突规模迅速升级。日军山海关守备队原有294人，轻重机枪21挺，火炮4门，在2日凌晨进攻南门不成便后退整顿。1月2日6时，关东军第8师团第4旅团第5联队由联队长谷仪一大佐率领赶

到。8时，第4旅团旅团长铃木美通少将（山形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4期步兵科、陆军大学第23期毕业，曾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也率第17联队2个中队及野炮兵第8联队一部从锦州车运到达，伪满国境警备队随后开到，侵占了榆关南门以外的火车站、李家沟、五眼城、吴家岭等地，并一度向南门攻击，被守军击退。到1月3日，日伪军已经集中近5000人，由铃木美通担任总指挥，拥有山野炮40余门，铁甲列车5列，装甲车辆20余辆，另有飞机8架助战。日本海军的驱逐舰“芙蓉”号、“刈萱”号也从旅顺开到附近海面。3日10时，铃木美通以第5联队为正面、山海关守备队为左翼、第17联队为右翼、伪满国境警备队担任预备队，在铁甲列车和火炮支援下，向山海关南门到六角堂一线发起总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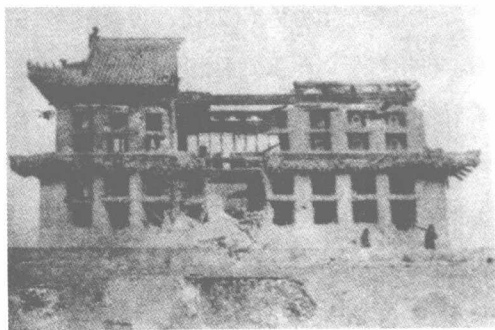
中国守军主力为第626团，共有官兵2257人，机枪12挺、平射炮4门、迫击炮6门，开战后编为“山海关支队”。受《辛丑条约》限制，纵横8平方公里，号称“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的山海关还没有修建永久工事，只能依靠13尺高的城墙进行防御。团长石世安布置第1营（欠1个连）附机枪4挺、平射炮2门、迫击炮2门，守备西南水门、南门、东南角楼至东门一线；第2营附机枪2挺、迫击炮2门、平射炮2门守备西门，第3营附机枪2挺、迫击炮2门，守备东门（即“天下第一关牌匾”所在之镇东门）以北、东罗城至北门地区，并以第11连占领城外北营子阵地。石世安率第1营第1连和机枪4挺为团预备队，与团直属队位于西门。战前，喻建章、何镜华已率司令部各科室和直属队出城转移到西富店，并命令骑3旅、独20旅向榆关附近集中。

1月3日10时，日军飞机、战舰、火炮同时开火轰击榆关南面城墙，引发大火，将南门内外民房大量焚毁。日军步兵随之向南门附近和东南墙角被轰塌的城墙缺口发起冲锋，守军沉着应战，以手榴弹与日军近战，将其击退。

正午时分，日军进行



■ 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的山海关。



■ 在事件中被日军炮火打得残破不堪的山海关南门。

炮火准备后再度冲锋。东南侧城墙被日军炮火轰塌，守军机枪阵地和掩体全部掩埋在废墟之下，守军第2连自连长刘虞宸以下大半阵亡，日军50余人沿废墟斜坡攀援而上，占领制高点魁星楼，并立即在魁星楼上布置机枪、掷弹筒阵地，压制城内守军，掩护其他部队继续突破。与此同时，南门被烧夷弹破坏，守备此处的第3连连长关景泉中炮阵亡，日军一拥而入。团附孙良玉指挥第1营1连自西门反攻南门、第3营第10连自东门反攻东南城角，经过激烈肉搏，于13时将南门和魁星楼克复。

14时，日军增加兵力，在装甲车掩护下突击南门。东北军久不作战，士兵临阵胆怯，未等日军到达射程范围就胡乱开枪，反冲锋时却不敢离开阵地。军官只好事事带头，成为明显的目标，往往为日军狙杀。第4连连长王宏元就这样在南关阵亡，士兵失去领导，随之溃败。

面对冲入的日军，第1营营长安德馨高呼“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人一日决不能

过去，日本人要过去，只能在我们的尸首上过去！”率身边仅有的两个班预备队做白刃冲锋。这时，日军已在南门楼上架设机枪向城内扫射，安德馨营长头部腹部两处中弹，当场阵亡。安德馨是回民，附近清真寺中的回民念及情谊，冒险将他的忠骸收殓，战后护送出城交给独9旅，在北平公祭后运回原籍河北清苑安葬。第1连连长赵壁率两个排和第4连剩余官兵20余人自南门冲入的日军巷战，身负重伤，由几个士兵抬着撤往西门。与此同时，东南城角复被日军占领，西南水门、东北城角又被日军夺取，被堵在城墙上的中国士兵纷纷跳墙逃生，残臂断腿惨不忍睹。

石世安团长见阵地全线动摇，通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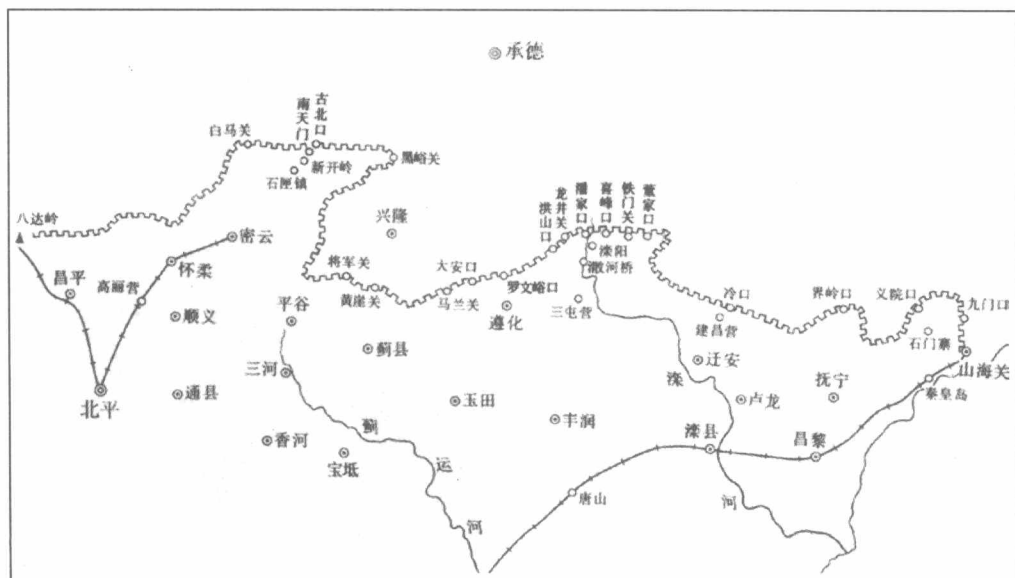
■ 为国捐躯的安德馨营长。

路遭轰炸全告中断，士兵伤亡惨重，无法再战，于是下令全团由西水门撤退。日军自南面追来，掩护撤退的第5连连长谢镇藩战死在西门南面阵地上。1933年1月3日15时15分，天下第一关落入日本人之手。

榆关一战，中国军队阵亡军官10人、士兵夫役403名，负伤军官5人，士兵夫役169名，共伤亡587人；判断击毙日军200余人，击伤180余人，总计400余人。日军统计数据称自身阵亡14人，负伤103人，其中山海关守备队阵亡军官2人（儿玉利雄中尉、吉田中尉）、士兵2人，战伤军官1人（原子大尉）、士兵36人；关东军部队阵亡军官1人、士兵9人，战伤军官3人、士兵63人，伪满国境警备队的伤亡尚未计在内。城内外商户毁于战火的有500多家，百姓死伤达3000人。

第626团撤出山海关后，在西门以外第625团第2营、第627团第3营掩护下，退到河西岸阵地。日军入城后，将不及撤退的守军负伤官兵集中一处放火烧死，又以搜捕军人为名大肆屠戮，连穿中山装、灰色便服的平民也不放过。日、朝籍浪人和在乡军人随同作乱，侮辱缴械的警察取乐，要求他们向日本国旗低头。有3名中国警察不肯屈服，对日本看守骂不绝口，被日、朝浪人插上“欢迎大日本”的旗帜，押着游街后枪杀。

日军侵占榆关后，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日方撤军并赔偿损失。日本政府则声称是中方驻军主动挑衅，意图博取国际联盟的同情，支持数月前发表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欲使日本在国际上陷于不利的地位，并坚持其行为符合《辛丑



附图一 长城东段各要口位置图

条约》之规定。为此，中国政府先后致电国际联盟及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荷兰7国政府，要求关注此事，同时声明：“中国政府对于在此种情况下，今后可能发生的法律上及事实上的一切后果，不负任何责任！”作为中国方面地方最高长官，张学良也在新闻发布会上声明：“我们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只有拿我们的血肉、我们的性命来维持和平、来保障中国，舍此，再无其他办法了。”北平军分会下令将驻军粮城的独立步兵第11旅、宣化的独立步兵第15旅向山海关集结。

下克上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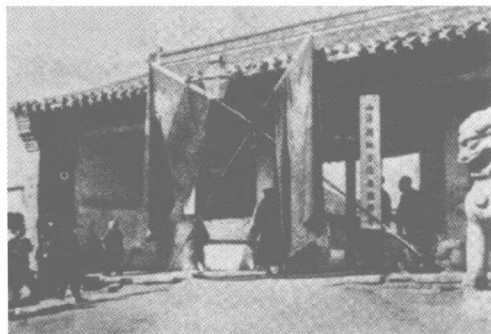
日本政府高层对外拒不认错，但是内部却对军方胡搞蛮干很是头疼。1月4日，外务省大臣内田训令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和驻北平领事馆一等书记官中山详一“此时的山海关事件，最为重要的在于谋求地方解决，我方应严禁出现可能以之为契机将战局发展至平津地区之行动”。同日，日本内阁也同意“事件不扩大”、“地方解决”。在政府的压制下，日本军方选择暂时顺从，命令正向五里台、石河进犯的军队停步。1月8日，除第5联队第1大队及宪兵留守山海关外，其他部队悉数撤回锦州、绥中地区。但关东军还是玩了一个花招，为了在山海关地区取得优势，便又令伪满军在日军第8师团步兵第32联队、骑兵第8联队掩护下于1月10日进犯九门口，

刚进驻此地的中国军队独15旅与日军交火后便退向石门寨，日伪军又跟随进攻，直到19日才停止行动，撤回锦州。中方对此做出强烈抗议，但日方却称是伪满洲国所为，对抗议置之不理。

榆关事变与九一八事变类似，都是激进的中下级军官发动并牵引迫使高层同意的军事行动，主谋者就是中国驻屯军山海关守备队队长落合甚九郎中佐。他目睹关东军少壮派制造中村事件，将责任强加于中国方面，以此为借口使用武力占领东北，本国政府也承认既定事实，空手套白狼制造出一个伪满



■ 日军占领下的山海关，山河依旧，但已然蒙尘。



■ 日军占领山海关时成立的“山海关地方治安维持会”。

洲国的“不世功绩”，心中自然骚动难耐。于是，他联合了一批少壮军官，在自己的防地不断向中国军队挑衅，寻找发难的借口。早在1932年5月10日，就有伪满山海关警察队长日本人杉山虎雄带领20多名警士强占山海关火车站电报房，经驻军交涉才退出的事件。8月21日，又有日军200余人在榆关南门外进行空炮射击对抗，侮辱中方卫兵之行径。10月1日，伪满警察数十人冲击天下第一关城楼，打死中方守军1名，中国军队开火反击，击毙了带队的日籍警官。12月8日夜10时，日军第8师团所属铁甲列车以在六角堂遭轻机枪射击为由，向榆关城开炮轰击38发，并将北宁铁路水塔击塌。

何柱国对日军阴谋有所戒备，但他的态度是“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一方

面在秦皇岛、石河子一线兴建军用道路和通信网，另一方面约束部下忍让，不给日军以挑事生端之机会，使落合的阴谋迟迟未能得逞。落合甚九郎曾多次以确保伪满洲国安全和取缔义勇军为由，要求何柱国在滦东和热河建立一个缓冲区，并许诺扶持他代替张学良统治华北，遭到严词拒绝。1932年12月8日铁甲列车炮击榆关事件后，何柱国依然处处退让、委曲求全，遭到国内各界严厉指责，落合又借机找他单独谈话，称日本“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完成并巩固满洲国境线”，如果何氏不愿建立滦东热河自治区，日军将“采取直接行动，占领并封锁长城各口”。何柱国再次拒绝了他。落合甚九郎曾对柏叶勇一说过“当地有何柱国军队，满洲国，各机关活动大大受阻，军队也是如此”、“事情就

榆关事变期间中日双方军队战斗序列

中国军队：

独立第9旅旅长兼临永警备司令何柱国，参谋长喻建章
第626团，团长石世安

日本军队：

第8师团第4旅团，旅团长铃木美通少将

第5联队，联队长谷仪一大佐

第17联队2个中队

野炮兵第8联队一部

中国驻屯军山海关守备队，队长落合甚九郎中佐

伪满山海关国境警备队，队长柳原

山海关警察派遣队，队长柏叶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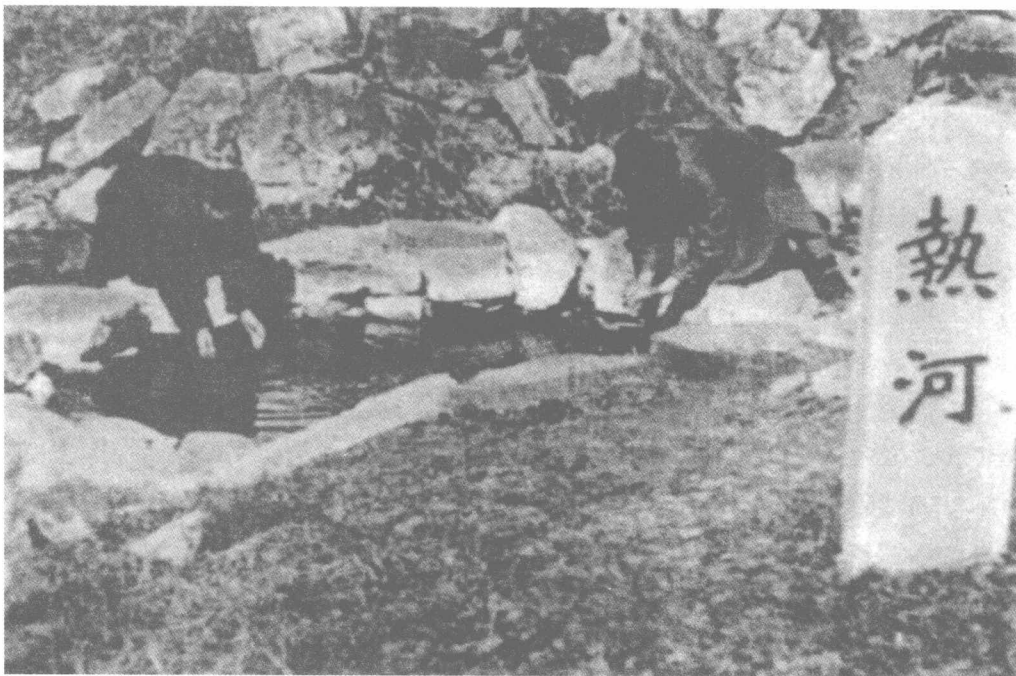
是制造谋略事端”，可见当地守军已经成为日军的眼中钉。

这一次，落合甚九郎终于将中国军队逐出榆关。虽然由于兵力不足，还是要依靠关东军的合作，但终究为日军在长城线内、北宁铁路上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据点，为其进出华北提供了极好的战略态势。多年之后，已

经升任第27师团师团长的落合甚九郎，见到当年参与阴谋的伪满山海关警察派遣队副队长桥场贤三时还说道：“是我把何柱国部队赶出山海关城以后，华北作战及热河作战计划才得以顺利进行。”洋洋自得之意，跃然纸上。

第二章

榆关事件不扩大



图谋热河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就抛出了一个所谓的《满蒙自治国建立大纲》，将热河纳入该“自治国”的版图。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举行“建国大典”，颁布“建国宣言”，更赤裸裸的宣称热河为该“国”的一部分。榆关失守后，中国军方判断，日军“侵榆实为图热之张本，图热亦为侵榆之主因”，指出日军占领榆关是在为入侵热河做准备。

而日方的所作所为，正对应了中国方面的判断。

日本关东军宣称根据日本天皇1932年6月16日的命令，关东军负有保护“满洲国”的任务，而热河是“满洲国”的一部分，再根据9月15日签定的所谓《日满议定书》，日“满”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那么，关东军出面为“满洲国”夺回热河自然是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了。而日本选择此时进犯热河，还明显带有对抗国际联盟的意味，因为国联计

划在2月21日召开特别大会，讨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问题，并要求日本军队撤回九一八事变前的位置。因此热河显然已在日军的进攻日程表上了。有鉴于此，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于1932年12月25日致电张学良，明确告之日军侵犯热河的图谋，命其进行必要的战备。同时中央军已秘密准备6个师，随时可以北上应援。在电报最后，蒋介石的措辞非常严厉：“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

热河在清代为“热河厅”，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改为“特别地区”，设都统管辖。1929年建省，辖有15个县、3个设治局和20个旗，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50万。1926年4月，张作霖的结拜兄弟、绰号“汤二虎”的汤玉麟（字闾臣，1869年生，辽宁义县霍家沟人，绿林出身）入主承德后，热河成为了奉系的地盘。热河素称贫瘠，汤玉麟又无施政长才，全靠种植鸦片维持财政，以他的长子汤佐荣为禁烟局总办兼热河兴业银行总办，次子汤佐辅为财政厅长操持一切。汤玉麟治热七年，不但全省鸦片种植面积超过百万亩，土地税也预征到1941年，全省百姓苦不堪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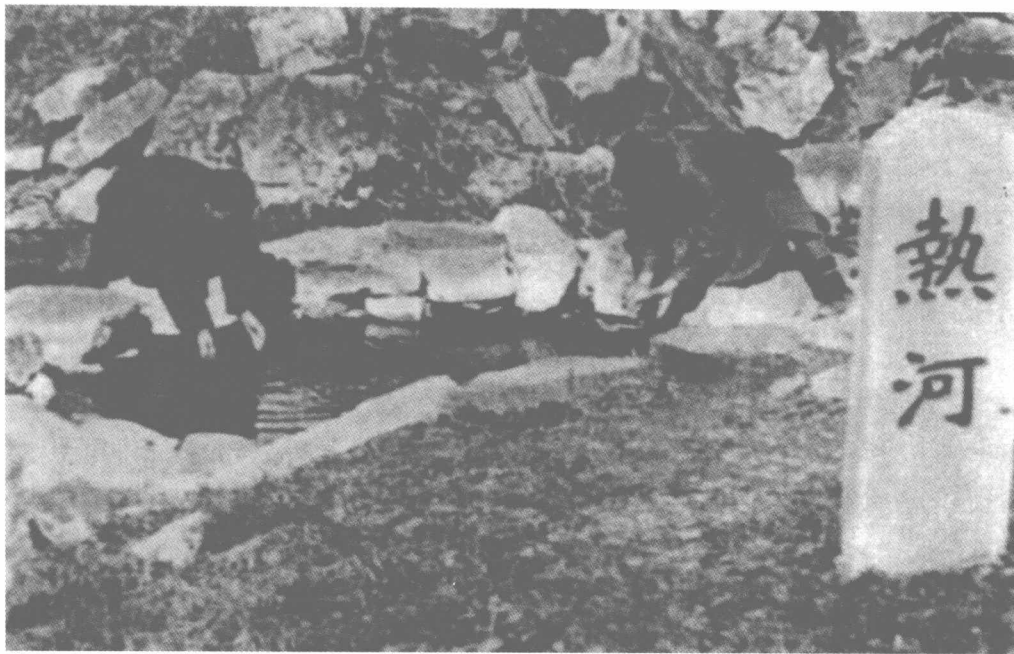
九一八事变后，汤玉麟的态度颇值得玩味。1932年2月，伪满洲国举行“建国大典”，汤玉麟派代表出席，伪满洲国宣布任命汤玉麟为热河省长兼军管区司令，汤玉麟却不置可否。同年冬，伪满洲国在锦州召开会



■ 时任热河都统的汤玉麟。

议，汤玉麟又派省公安管理处处长张舜卿赴会。但当日本人提出要在承德架设联络电台时，汤玉麟又断然予以拒绝。同时，汤玉麟允许北平军分会派遣参谋团在热河实地考察地形、准备修建国防工事，并收容从辽宁、吉林撤出的抗日义勇军冯占海、邓文、李海青等部。这一套首鼠两端的态度，在汤玉麟自己看来，或许是两面周全，但无论日本人或张学良，却都对汤玉麟深表不满。

榆关事变后，汤玉麟立场倒是坚定，态度却更加动摇，曾公开表示“如果日本人真有一天来进攻，我只有后退”。张学良早在1932年年底就已将东北军5个师进驻热河，一度想以武力逼汤玉麟下野，但却害怕触动日



■ 临近承德的热河界碑。

本人，而始终不敢动手。

即便如此，日本人也毫不“领情”，诱降汤玉麟不成，便直接准备以武力进攻。1933年1月18日的《盛京日报》有社论写道：“汤玉麟已与张学良合作，抗满态度显然无可为讳，爰是军政部为收回国土计，刻竟决意实行征讨，一切阵容业已编定。”1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在议会演说时又称“关于热河问题，余所欲言者，为满蒙与中国以长城为境界，此事考察历史，则无议论余地。说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分，征之满洲国建国宣言，亦可以明白矣。然最近热河省内非但有扰乱治安者，又有张学良麾下之正规军越过国境，侵入省内。《日满议定书》规定满洲国领土由两国共同负责，维持治安。

故……日本国有条约上之义务，对于此抱重大之关心”。日军赤裸裸地宣示了对热河的野心。战争遂不可避免。

热河作战

1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大将（佐贺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期步兵科毕业，陆军大学第13期毕业）发布进攻热河作战准备命令，要求第10师团和独立守备队将第6、第8师团所承担的护路、守备任务承担下来，抽出这2个师团及混成第14旅团、骑兵第4旅团供司令官使用，并令这四支部队的参谋乘飞机从空中侦察热河地形。

参加热河作战的日军情况如下：